

范伯子文集

克端署山



馬序

余自弱冠受學嘗從吳至父張廉卿兩先生問古文義法兩先生者皆喜接後進余居門下碌碌未有以自見獨因是得聞海內才雋之名識於心不忘其後北游京師往往獲交賢士君子今雖老行能無似而幸差免匪僻之趨者亦賴之於師友也張先生嘗爲書抵余外舅姚竹山君盛稱通州三生三生者朱君銘盤張君謩及范君當世也朱工駢文惜早逝張以幹濟稱而范君字肯堂孝友愷悌詩才雄健尤爲吳先生所激賞時方失偶而竹山次女曰蘊素亦嫺吟詠吳先生爲媒介焉遂與余稱僚壻嘗一見於金陵再見於天津君時居李文忠幕府爲課其公子吳先生都講蓮池往來津沽閒詩酒文讌之樂稱盛一時

自曾文正督畿輔喜延攬人士其流風未沫猶可想見焉君恨
余不爲詩督之甚力吳先生曰子母然子爲詩徒見短耳終莫
能勝彼因相與一笑罷泊竹山卒官君會喪桐城居未幾聞亂
遄返自是一別不復見而君遽歿矣范氏通州舊族明季勳卿
公有高節數傳至君乃以詩名天下家貧客遊以養親以膳教
諸弟不私一錢歲時歸省拜謁因擁膝泣久之乃能言爲諸生
連試不得意有司守高不仕門下士或竊其緒餘致通顯弟鐘
進士爲令河南鎧以優貢生令山東時有三范之目十餘年間
零謝殆盡君習聞吳先生緒論頗主泰西學說身歿而國祚傾
事有違反運有代謝其盛衰存亡之可感喟者又豈獨一身一
家之故哉君詩已輯者十九卷曰范伯子集今其徒友復彙輯

所爲古文十二卷屬余弁言余不聞曩時師友之聲歎久矣感君夫人屢請之勤質言之以俟後君子讀君文者有以論其世焉庚申三月桐城馬其昶

陳序

往范君肯堂旣歿排印其詩集十九卷天下爭傳誦之猶有文集十二卷今歲君配姚夫人始爲錄副寄余卒讀且以君親友如馬通伯姚叔節輩皆絕推隆君詩而未及論列其文欲余頗加月旦一言綴其後蓋君之文歛肆不一體往往雜瑰異之氣而長於控搏旋盤綿邈而往復終以出熙甫上毗習之子固者爲尤美此可久而俟論定者也君始從武昌張先生受文法尋與桐城吳先生講肄求之益深至爲諸生十數年矢博科第養

親顧所爲制舉文與所爲古文辭相表裏以故終不第飄泊南北名在士大夫間而已君雖若文士好言經世究中外之務其後更甲午戊戌庚子之變益慕泰西學說憤生平所習無實用昌言賤之歲時會金陵稍喜接乘時之彥及號尸新學者下上其議論余嘗引梅聖俞談兵究弊又何益萬口不謂儒者知之句以謔之君復撫掌爲笑也君有二弟鐘字仲林鎧字秋門皆才士余最夙交仲林附以昏姻然後與君習君卒大亂起國步猝改仲林秋門亦繼逝世所稱通州三范者十餘年間俱盡矣獨余留子遺之軀懸禍亂之會老不媿恥反蹈君曩昔所賤者以未死之日或尙役於文字得錢求活其所遭身世之可悲質君於冥漠宜無甚於此也壬戌七月義寧陳三立

范伯子文集卷第一

通州 范當世

送彭芾亭之官安慶序

今天下秀才多矣博褐敗屨橐數寸之管聽鼓於有司之門旅進而旅退者肩相摩趾相錯也今天下令長亦多矣敝車羸馬手數寸之版聽鼓於大吏之門旅進而旅退者肩相摩趾相錯也蓋自軍興以來朝廷取人較寬登進亦較濫其後乃爲天下之所積輕然則雖有甚瑰奇俊偉之才何由而自見耶曰狃於時迫於勢爲衆人之所爲雖稍稍見長而不可恃衆人之所不爲而毅然無所回惑并力而求之及其至也未有不爲天下所共見者也是說也昔者吾與王大令欣甫嘗交相勉焉今年春

遊浦口軍中留五日與樂平彭君芾亭談極驩秋八月再至浦則彭君已入都見於天子以知縣需次安徽朋友各以言贈行而亦以命當世自彭君爲秀才固已有聲矣得地而君之吾知其聞必遠也獨今也往大吏尙未有知彭君者意者爲衆人之所爲不足以見彭君之才乎彭君亦堅其所自命者而已吾與彭君交不過旬日而有平生之驩輒復爲斯言他日者幸復相見握手極樂更相與道之

此最初見賞於吾師者評以爲氣格逼近昌黎乃并其意量肖之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此乃病於浦口軍中擁被呻吟時率口所爲後來在冀州求文稍艱翻置此等以爲不足道由今審錄正不忘吾師之言

介人先生誄 并序

當世還自如皋大人泫然曰汝知介人先生病歿乎去年喪吾
滌菴先生今又喪吾介人先生吾故人盡矣於是季弟鎧告余
曰鎧往視朱先生病朱先生方坐手離騷古文鎧稍稍取讀之
先生亦讀之明日而先生遂死死之日蓋問吾兩兄也於是當
世泣下大人又悲曰昔者先生爲吾舉子錢於人及吾之償乃
皆得所自爲券未嘗令吾知吾過東門東門之市皆歎竭藏於
告者無代漣之衣其宗人浩軒爲之具謂其嗣子曰汝貧汝叔
母吾任之吾所爲具汝必得錢而償我汝叔生不受吾一錢吾
不忍具汝叔也於是當世聞之益大悲滌菴先生者徐氏四方
所稱徐善人者也爲人惻怛而忠信長有鉅萬死而孤子不能

飽介人先生者困苦食力諸生耳吾聞細人之罔二公往往而似富人笑徐公而貧人笑朱公然吾鄉愛人之君子二公而已耳此吾大人之所以尤悲者也當世嘗從介人先生俱省試跬步言笑先生未有苟寢興未卽盥必冠衣坐然和易雖後生誠不以爲苦熟於儒先之書然百家之文無所不慕春秋釋菜雖雨雪必中夜至官長旣畢事乃徐徧拜於賢儒之位旦乃罷公竟用是感寒疾而死毅皇帝登位嘗一舉孝廉方正不就而徐先生亦並時舉孝子云誄曰

吾父執友先生徐公徐公憂死先生困終心安命殆身纖願洪哀哀吾父殷憂在躬命誄先生昭茲儒風伊誰之告詢於鴻濛

王母陳太孺人哀辭

當世八月二十有一日自江浦歸聞吾師景周先生復有母陳太孺人之喪方病不能慟明日乃往哭又十日而後哀之以文嗚呼當世之於太孺人則豈能無慟乎哉當世十一歲始學於先生當此之時家貧數倍於今日脩脯出於母氏之紡紉衣敝垢履或見其足初所從學以窶人子爲曹偶所訕而出則恐雖以先生之敬吾父猶每嘗自遠人然太孺人則往往聞誦聲喜呼而與之語問吾母狀視髮結命之坐而理焉則歎曰汝母苦我少時亦汝母若汝喜讀汝母卽苦能幾時矣野人以時餽瓜果食物必以啗當世指而謂人曰是某之子是有賢母及當世十四歲出而試有司輒合太孺人則益喜吾家乃稍稍得置酒治具爲太孺人驩太孺人執吾母手而笑曰我故謂是兒非久

苦母者何如及當世娶得好婦自吾父母外獨太孺人驩其後
當世稍恥竊浮譽讀書求古聖人賢人之用心無復得所以媚
有司者有司亦頗厭棄天下亦輕當世矣而當世諸弟相繼受
學於先生太孺人尙往往勗之曰似汝兄聞諸家人當世遊太
孺人卽病未嘗不問當世所在也嗚呼慟哉太孺人童養於王
氏以至於老蓋七十餘年當世所見者猶十七年其行與德真
有士大夫不敢望者宜得傳顧天之限女子甚嚴雖甚盛德常
不得有沒世之名及其子孫之昌而闡揚之則天下以爲固然
且凡有親者皆是也何足以傳又況當世之文萬不足以取信
於天下或稱述太孺人之行與德不足爲太孺人重而反以習
視我太孺人豈當世之志耶當世則亦自鳴其哀而已矣嗚呼

慟哉辭曰

雖儒彥不能彊之吾同也而母則伸吾於童蒙也母之靈無恫也而哭母之感無窮也

歸田券

代大人

畊陽之田十二畝先勛卿公墓西向府君葬其北而某營生壙其南周以池凡八畝其亘乎池南不相屬者四畝在神道碑西張君潤之夫人之喪方謀葬而令子謇亟往軍中不可得地謀諸某爲求亦弗得乃割池南地與之自勛卿公之葬二百有餘年當時形家謂重城作拱五水歸塘後必大不百年新城廢水關圯西南北水浩淼勢不抗談者謂家中落由此由某觀之今日之形勢固猶一郡之雄勝也某雖不敏讀書食藜藿屢代安

之亦復何望方今天子有事於北邊幸託威福吾與張君長爲太平之民兒輩稍稍涉四方而歸不至有馬革之事相率老於茲土焉千秋萬歲後五山重水之間父子朋友魂魄猶相依於此張君藏此券詔世世子孫光緒六年某月日范某署券兒子當世奉命書

祭劉先生文

光緒七年二月興化先生卒於家三月其門人顧錫爵以道路之言聞於范當世並馳而往入其境而問之信乃走哭於其殯而各爲文以道哀當世之文曰當世年二十而知有先生蓋聞之爵錫爵錫初不欲當世之驟見也以爲退一鄉一國而友天下必其識足以觀天下之善士苟尙非其人則寧姑舍是於是

當世懷願見之誠五年然後乃見於先生之里退而上所爲文數十篇則先生以爲可喜也至於明年先生在龍門龍門弟子孫點以書來告曰先生念子子不能來則先生就子矣於是當世以秋八月往先生窮日夜之力而與之言於其將行也而後定所謂親炙記言者七紙其時大風雨夜過半渴而思飲當世執燭先生挈茶具之竈下而火之飲而旨先生喟然而歎曰此樂豈易得乎吾老矣逾明年將寓食於汝所謂黃泥山者以鄰於汝以遂吾之志於是當世竊喜奉先生之日甚長謹歸而俟焉孰謂當世之於先生乃從此而止乎先生之學獨爲乎程朱之難而深求乎孔孟之際當世自度終身不敢望而亦不敢自以爲不智先生之歿天下皆歎息以爲德人究其所以狀先生

者或萬言而不得其似先生之書明明可觀意其更數十年或百年而必顯於世而當世之於先生則不能不以萬一自任而求所謂繼嗚呼大道茫茫兮哲人已死成之彌艱兮廢之可恥吾安適歸兮而大言若此心結辭迫以抒一哀而已矣嗚呼慟哉

范月槎先生仕隱圖序

當世在武昌張先生書院觀察月槎范公聞而好之既枉過不遇則召之飲問家世乃知其先並出文正公始遷之代並由江西自文正公至於遷其閒又並皆有所缺失而通州視公武昌稍有緒於是畧爲公言蘇州大宗譜所載別子流寓江西在有宋之季譜吾先世手鈔者也又先勛卿公之時瀋陽文肅公集

錄范氏譜嘗使人求通州支而考其世次將並載焉文肅公之
先亦自江西遷瀋陽者也於是公以爲前所缺失求之瀋陽當
有聞於大宗譜又能得數世則大喜出所謂武昌譜與觀覽其
年代系屬指陳其先德又益示以生平所爲詩與官國子助教
時所繪仕隱圖以道其夙昔之志當世感公之所謂仕隱云者
乃慨乎念我勛卿公之盛烈亦若可以廣斯圖之說於是復進
於公曰先勛卿公之成進士不欲爲吏改教授順天轉爲助教
十年而後遷部郎諫不用而歸歸四十年五起京卿皆不出天
下號爲眞隱當是時文肅公佐聖清建伊呂之業而吳橋文忠
公効孤忠於明功名之盛無若范氏而史忠正之論先公則曰
范公以氣節爲天下倡其功甚鉅其不仕固賢於仕也由此觀

之道之行不行命耳衷乎聖賢者之意則顯晦之際豈有殊哉
公之爲斯圖豈亦不域乎其所處而有類於昔之人者與公謝
曰是何敢望然幸從吾子多聞范氏之盛美請載之筆而俾余
觀焉乃退而序其先後之言如此光緒七年七月

祭貞懿先生文

光緒七年十二月某日范當世謹以不腆之物奠於貞懿先生
永遷之柩而告之以文曰昔君之歿我在東鄙歸乃聞變哭而
爲誄其後六月我旅邗水一日念君哭亦逾晷今辭於殯永絕
生死我之哭君從此而止嗚呼慟哉鄉邦人秀多自折摧幽昧
蕪穢百年以來君奮於衆實荒草萊民之正欲惟名與財狂而
嗜我貴富焉來君於此道瞠乎後哉及其感發亟難先災茫茫